



黑霧紅塵

國共重慶談判的前前後後



黑 雾 红 尘

——国共重庆谈判的前前后后

陈景彪 彭锦华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北京

(京)新登字 156 号

黑雾红尘

重庆谈判前后

陈京彪 彭锦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编 100872

铁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12.25 印张 310 千字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 - 300 - 01393 - 7

D. 205 定价:7.90 元

目 录

- 一 顽强的日本军人使罗斯福知道了中国军队的存在——莫洛托夫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共产党。蒋委员长如能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他们就不会闹事了——为了蒋先生能继续对日作战，美国不得不牺牲一位最有才华的将军，宋庆龄为此潸然泪下
- 二 毛泽东看着赫尔利表演的印第安人打仗时刺耳的呐喊，笑得前仰后合——蒋介石给了从延安兴冲冲赶回的赫尔利一个太窝脖——毛泽东、周恩来随时准备去华盛顿拜访罗斯福——蒋介石轻手轻脚去给睡觉不老实的魏德迈盖被子，使他大为感动。魏德迈认定蒋是一个关心民众冷暖的领袖——赫尔利再次让斯大林强调了支持蒋介石政府的立场
- 三 美国政府突然逮捕同情中共的美官员，制造《美亚杂志》间谍案，引起延安方面的震惊——斯大林教会了宋子文如何去体会俄罗斯帝国的含义——为把美国佬拖入中国的内战，蒋介石像当年在上海滩上时，老练地玩着苏联牌——蒋介石

石要中共不战而降。赫尔利肯定毛泽东不敢来重庆,他觉得自己一定能导演好这出戏

四 毛泽东站在重庆机场的飞机舱口,挥动着第一次戴的考克礼帽——赫尔利挽着毛泽东、周恩来,面对记者们说: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喜欢的镜头——毛泽东忙乱之中把茶杯碰碎在地上。他认为不会吃辣椒,就算不上真正的革命者——一声“委员长”出自毛泽东之口,使“蒋委员长”分外得意

五 柳亚子对毛泽东说:要驱散山城的雾,恐怕还得你来做太阳——《沁园春·雪》引起巨大轰动。蒋介石密令陈布雷组织人批判毛泽东的“帝王思想”——周恩来力争于谈判桌的同时,毛泽东广交朋友,还令人大为不解地拜访了戴季陶、陈立夫——一个司机和一个宪兵的鲁莽,差一点毁了一代伟人的杰作

六 五万三千名耀武扬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登陆——白宫竭尽全力避免被那个玩牌老手拖入中国内战,赫尔利成了又一个牺牲品,成全了马歇尔之行——莫洛托夫再次保证:支持蒋介石是苏联的既定政策。斯大林毫不掩饰自己支持马歇尔的态度——攻无不克的五星上将在中国却不那么如意,他终于陷入“军事调处”的“泥

“淦”之中

七 周恩来盛赞马歇尔在调处时的公正，告诉他如有机会毛泽东想去美国休假，而不是去苏联，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有用的东西。这使马帅惊诧不已——魏德迈居然敢说马歇尔不行，真让他怒不可遏——军调部门外的记者们都在猜蒋介石、毛泽东哪个厉害，郑介民、叶剑英却常常是各讲各的——陈毅称要写本小说送给美军的雷克上校——华中、华东、华北成了军调部人员到处打嘴仗的战场

八 在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庆祝会上，张治中就“和平民主新阶段”和几位大文豪调侃——校场口上，郭沫若却被一拳打落了眼镜——“河北难民还乡请愿团”代表在北京饭店跪在了叶剑英面前——美国军界的精英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但所到之处，得到的掌声仍多于张治中、周恩来——马帅感到好笑，延安的欢迎队伍怎么像首长属下的部落民，他被那里的热情感动了

九 东北的枪声使陶醉于“整军方案”的马帅速返中国，他看破了蒋先生的苏联牌，却又无可奈何——白崇禧一句停止进攻长春，把狂喜中的杜聿明惊得目瞪口呆，但他决心要使大名鼎鼎的马帅陷于难堪，因为他的心与校长是相通的

——毛泽东在延安极为震怒，中共同意美国对华援助仅换来了单方面援蒋——调停已成泡影，马歇尔黯然回国，周恩来对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不忘记你的。”

—

顽强的日本军人使罗斯福知道了中国军队的存在——莫洛托夫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共产党。蒋委员长如能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他们就不会闹事了——为了蒋先生能继续对日作战，美国不得不牺牲一位最有才华的将军。宋庆龄为此潸然泪下

1943年，二次大战的狼烟正在欧亚大陆升腾着。战争的风云宛如高山峻岭中飘游的雾气，变幻莫测，扑朔迷离。

这年春天，从大西洋沿岸吹来的和煦的海风温暖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心力交瘁的身子。总统的办公桌上，摆着从欧洲战场刚刚送来的两份战报：咄咄逼人的希特勒军队的攻势已被盟军扼制，并且，在大西洋、非洲、欧洲诸战场，盟军已由劣势转为优势。胜利的曙光已经在阿尔卑斯山峰微微显露。

罗斯福坐在舒适的软椅上欣然一笑，扳动着桌上放着的精巧的地球仪，自言自语地说：“看来，希特勒寿终正寝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

然而，亚洲战场上，日本军队却困兽犹斗。罗斯福非常清楚这一点，“先欧后亚”的方针应该改变，要‘欧亚并重’。必须这样！”他自信地转动了一下地球仪，仿佛也转动了一下脚下的那个地球。

5月的白宫，到处弥漫着花草的清香。白宫前的草坪，绿得郁郁泛光。一大群快活的鸽子在上面跳跃着。靠近大门的出口处，聚

集着一群左顾右盼的记者，他们正等着白宫的主人开完会后向他们发布新的激动人心的消息。

白宫里的会议，即是后来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华盛顿太平洋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军政界要人，在这个会议上，他们将讨论如何击败日本的方案。人们很难想象，这个花香鸟语之地，竟然和世界上最残酷的战争联系在一起，竟然决定着成百上千万生灵的存亡。

快到中午时，罗斯福在一群器宇轩昂的将军们的簇拥下，笑吟吟地从白宫出来。记者们一阵骚动，操起相机和话筒朝目标冲去。罗斯福极有礼貌地朝蜂拥而来的记者们做了一个潇洒的手势，说：“此次会议，制定了击败日本的方案。”

记者们显然非常不满意，难道饥肠辘辘地等到中午，就为了听这一句差不多会前就知道的话。一位急性子的高个记者抢先问道：“盟军是不是要把重点打击的目标放在日本人身上了？如果是这样，具体实施又将如何进行呢？”

罗斯福笑说：“众所周知，希特勒在欧洲战场败局已定，尚能与盟军决一高低的只有日本人。自然日本就成了盟军今后作战中重点攻击目标。至于具体实施方案嘛，我想这是军事秘密，不能奉告，否则，日本人岂不溜之大吉了？”随着总统的话音落下，记者群中爆发出一阵快活的笑声。罗斯福趁机礼貌地挥了挥手，就同恭候他半天的这帮难缠的家伙告别了。失望的记者们只好带着疑问回去尽情地想象和发挥了。

数十年后，一些在场的记者称他们算准了，罗斯福的“击败日本方案”，就是在太平洋上进行跳岛战役，攻克跳岛后，再向中国南部海岸逼进，最后进攻日本本土。但那已无关紧要了。况且任何人也不会据此去说那些“无冕之王”是“马后炮之王”的。

一年之后，罗斯福脸上充满自信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

严峻与沉思。太平洋战场发来的战报表明，美军跳岛作战中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要使以顽强勇猛著称的日本军人缴械，还相距遥远。

这年初夏的一天上午，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拿着一份从太平洋战场发来的电报匆匆来到总统办公室，一见到罗斯福，便焦急不安地说：“总统先生，我来，通过跳岛作战去进攻日本本土是十分困难的，我军将要有惊人的牺牲。”

罗斯福用急切的目光盯着他的这位精明能干的总参谋长，问道：“你的意见呢？”

马歇尔显然对这个问题深思熟虑过，他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必须重视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中的作用，让他们牵制和消耗日本陆军。”

罗斯福赞同地点头说：“告诉陈纳德，要加强和利用在中国的美军空军基地，增强对中国的物资供应，反攻缅甸，打通滇缅公路。”

当然，不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大概那时都不会想到：中国军队的地位因为它的敌人的勇猛，而在一夜之间大大提高。

但是中国战区的情形一点也不让美国人乐观。当美军跳岛作战不断取得进展时，国民党精锐的汤恩伯部队却在河南大溃败。这一溃败不仅影响了中国抗战的全局，而且对美国军事计划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更糟糕的事情是，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和政治上也出现了危机。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向白宫的报告中不安地写道：“蒋介石政府经济情况日趋恶劣，政府的行政机构日趋瘫痪。”

显然，在这样的情形下，罗斯福在中国的军事计划是难以实现的。于是，1944年夏天，在炎热的重庆，熟谙中国国情的美国大使馆的文武官员关在屋子里辩论一大堆“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此后二三十年中，中国的大多数百姓绝不会把“美国强盗”同这些

题目联系在一起；如何能使国民党政府廉洁有效，如何实现中国国共两党的团结，如何实现国民党政府的改革等等。

1941 年被派到中国担任中缅印战区司令的史迪威将军参加了这次辩论。在他刚刚担任中缅印司令的最初几个月，很大一部分时间专心致志于缅甸境内艰苦的地面战争，呆在重庆的时间并不多。他在重庆有十分舒适的公馆——他住的是一幢属于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的房子——但是他觉得气氛很拘束和令人沮丧，他宁愿呆在新德里或呆在丛林里。后来，他又被任命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直接协助战区总司令蒋介石指挥作战。但是这位心直口快的美国将军并不欣赏蒋介石，甚至对他有几分厌恶和不尊。当白宫的朋友问及他对蒋介石的印象时，他说：“我们是同一个叫做蒋介石的愚昧无知、文盲、狗娘养的农夫结盟。”现在，他又直言不讳地对在坐的同事说：“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危机是重庆政府的主义、行政和政策破产的结果，它不是仅仅由美国的援助所能解决的。为了抗战的目的，美国必须要求蒋介石政府实行激烈的改革，使蒋介石政府有最低限度的效率和廉洁。同时，必须使得全部中国军队归我指挥。一旦如此，我将把包围共产党军队的国民党政府军用于抗日前线，并向共产党军队提供必要的援助，使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十年后，中美关系解冻，史迪威成了一位在中国比在本国有更高知名度的美国将军。

史迪威的主张和罗斯福的见解不谋而合，因此，他赞同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主张。7 月 6 日，马歇尔与海军上将莱希在一份共同签署的报告中告知总统：“中国局势近已颓落至可惊之程度。日本如果继续进攻，中国战局亦将崩溃。因此，已到须将中国军权交与一个人指挥的时候了。”显然，这个人就是史迪威，除了他，还有哪一个美国的高级将领更比他熟悉中国战区呢？罗斯福觉得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第二天便通知了蒋介石：

“目前我所了解到的危急情况，亟须委派一人，予以调度中国

境内所有盟军武力，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权力……我正将史迪威将军提升为上将，我建议，请你迫切地予以考虑，将他自缅甸召回，在你领导下，统率中美一切军队，授以全责与全权，以调度和指挥必需的行动而阻遏敌军的深入。我觉得中国情况如此危殆，假如还不立刻实行彻底和迅速见效的补救方法，我们的共同目标将受到不幸的挫折。”

罗斯福的意图是军事性的，蒋介石却是从政治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的。他不能容忍解除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地区的包围，更不能容忍史迪威指挥一切中国军队，即使史迪威有一张能甜言蜜语的妙嘴、圣人的性格以及像日本艺妓的特有魅力，就如同他决不愿把统帅权交给毛泽东一样。然而，由于依赖美国的援助，蒋介石得谨慎行事。他的答复是温和的，甚至是恭敬的，他似乎愿意接受罗斯福的建议，“原则上赞成这个提议，但一定要有一段准备时期”，并要求罗斯福“派一具有政治远见并得到阁下完全信任的全权代表到重庆来，调整我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

熟谙中国文化的人便会从蒋介石的这段话中把握住真正的含义，这是一种不伤害对方面子的委婉的拒绝。但是罗斯福是在美国文化熏陶下成为政治家的，在他看来，蒋介石已经赞同了他提出的建议，只不过还需要解决一些实施过程中的技术问题罢了。于是，他于7月15日对蒋介石的反应作了回复：

“得悉你在原则上赞成史迪威将军得在麾下全权统率中国军队而无阻碍，我很高兴……我正物色一位有远见和政治能力的私人代表，来与你合作……但在这期间，我再促请你采取一切步骤，为史迪威将军能在最短期内取得统帅权一事，先作准备。”

在黄山别墅休假的蒋介石，接到了特意从重庆赶来的宋子文送来的白宫电报，细细地看完之后，皱着眉头对宋子文说：“子文，你在美国留学多年，常说美国人如何聪明，我看不过如此，连我电报中的隐义都看得出来。”

宋子文知道蒋介石不满意罗斯福硬要史迪威统帅中国战区的中美军队，便说：“委员长给白宫的电报太客气了，有些原则性的事情，您不妨直说。美国人喜欢办事说话都爽快。”

蒋介石瞪了宋子文一眼：“那好，赶紧给罗斯福拍发一份补充电报：第一，中国共产党不得处于史迪威权力之下，一直要到他们同意服从中国政府的行政和军事命令时才能这样做；第二，应当明确规定史迪威的职责、权力、名称和对委员长的关系；第三，租借法案安排之下的一切军事供应物资的分配和处理，应根据租借法案的精神，完全处于中国政府或其总司令权力之下。”

“好吧，我立即去办。”温文尔雅的宋子文苦涩地笑了笑，下山去执行委员长交给的任务去了。

终于，罗斯福明白了蒋介石的真正用意。拿着刚刚收到的重庆发来的电报，罗斯福双手一摊，耸耸肩对马歇尔说：“我真不明白蒋先生为什么在国家都快灭亡之际，首先考虑的竟然不是外来之敌，而是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马歇尔也摊摊手：“没有办法。为了扭转中国战区的不利局面，我们现在只好迁就一下这位委员长了。”

罗斯福强忍住心中的不快：“将军阁下，就请你和史汀生将军尽快物色一位人选，作为我的私人代表，前去中国协调蒋先生和史迪威之间的关系。”

马歇尔答应了。两天之后，报告罗斯福：与陆军部长史汀生商议的结果，决定派赫尔利将军前往中国。

8月9日，马歇尔代表总统通过国际长途电话询问蒋介石：美国能否派赫尔利作为总统的私人代表。蒋介石欣然同意了。

罗斯福又提议，纳尔逊先生偕同赫尔利将军到中国，处理租借与其他经济事件。蒋介石也同意了。但是罗斯福对于蒋介石的为人已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8月23日，罗斯福再次促请蒋介石任命史迪威将军统率中国一切军队：

“你同意赫尔利将军和纳尔逊先生担任他们将为我们而做的重大使命，使我很高兴。现在派到你那里的私人代表的人选既已决定，我想我们应即时进而采取军事情况所需要的积极步骤。我促请你采取必要步骤，使史迪威将军于最短期内，在你领导下统率中国部队……但我确信，赫尔利将军与史迪威将军间，对于你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必会有适当的了解。……我以为，交由史迪威将军统率的军队，不应有限制，凡用以保卫中国和攻击日本的军队，均应由他指挥。……我确信，赫尔利将军在促进关系上将有很大的帮助，从而使史迪威将军易于行使统率并易于了解有关政治问题。”

随后，罗斯福总统在白宫单独召见了赫尔利，给他的任务是：

一、担任总统派往蒋介石委员长的私人代表；二、增进蒋与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使后者对其所辖中国军队便于指挥；三、另负若干关于军事补给方面的责任；四、与高思大使维持密切的联系。

因此，赫尔利使华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史迪威迁就蒋介石，为蒋介石补台。

罗斯福之所以挑选赫尔利作为总统特使，是因为他对总统忠心耿耿。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赫尔利就作为总统特使被派往世界各地，为罗斯福解决了许多棘手问题。在罗斯福看来，“假如说有一个人能够清理中国国内政治纠纷，那就是他。”这个爱尔兰人的后裔，是个好群喜乐、有说有笑的人，他仪表堂堂，留着一簇胡子，有一丝飘垂的白发，还有一副“挺直如枪铤”的身材。他会说一口流利的印第安语，然而他跳的印第安舞却给人的印象不那么美好，因为他在扭动胯骨时，总是发出令人作呕的嗥叫声，使人觉得粗俗、缺少文明人所应该具备的修养。由于这些个人特点，使他得了不少绰号。和他接触过的中国共产党人称他为“小胡子”，众多的美国人称他为“纸老虎”，而国民党人则称他为“第二大风”。

从策略上考虑，赫尔利感到，在他担负起在华任务之前，多了

解一些苏联的意图是有益的。在他接受罗斯福的指令后，他对中国问题已形成一个观点，即一切要从维护蒋介石政府这一点出发。因此，赫尔利决定要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他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有力量，一是因为有武装部队，一是因为有苏联的支持。如果能说服莫斯科支持蒋介石政府，再阻止史迪威把租借物资调拨给延安，共产党在失去国际支持、国内帮助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承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带着这样一种美好的想法，赫尔利来到了莫斯科，陪同他一同前往的还有战时生产局长唐纳德·纳尔逊。纳尔逊是罗斯福派往重庆帮助蒋介石政府计划和组织生产的。

8月31日，赫尔利和纳尔逊在克里姆林宫拜会了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

有趣的是，赫尔利认为自己是总统特使，具有某种可能被共产党苏联认为的政治色彩，于是，他把纳尔逊推到前台，自己在一旁当听众。

纳尔逊似乎完全是从战时生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他说：“总统为了尽快结束对日战争，派我和赫尔利将军前往中国，帮助国民政府处理战时生产和军事方面的某些问题。我认为，要使中国的生产和军事都取得进展，中国必须统一。不知贵国政府对此有何看法？”

莫洛托夫明白了两位不速之客的来意，他们是来试探苏联政府的立场，是站在延安毛泽东一边呢，还是站在重庆蒋介石一边？莫洛托夫笑了笑，说：“苏联一直希望与中国友好，1936年蒋委员长在西安被张学良扣押，是苏联说服中国共产党人释放了他。可是中国政府并不想与苏联建立密切的关系。非但如此，苏联政府反而被认为应对中国国内的分裂负责，这无论如何是不公正的；苏联政府不应因中国的分裂或某些地区的悲惨状况而受到指责，也不应把苏联与中共联系起来。”

纳尔逊点点头,进一步试探说:“蒋委员长希望贵国能明确表示不支持中国共产党。”

莫洛托夫说:“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共产党。他们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来表示不满,但经济状况一旦好转,他们便会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如果美国政府帮助他们,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就会少得多;问题的关键是为他们提供工作,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如果蒋委员长能这样做,他们就不会闹事了。”

坐在一旁半晌没说话的赫尔利不失时机地点了一句:“这次我和纳尔逊先生去中国,就是想在帮助蒋委员长统一中国上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他特意把“蒋委员长”几个字拉得长长的。

莫洛托夫毫不犹豫地表示:“假若美国帮助中国人统一他们的国家,改进他们政治和经济的情况,苏联方面当然将感到高兴。”

莫洛托夫观点鲜明的谈话给了这两个美国人尤其是赫尔利深刻的印象。这似乎是一种断言,而且差不多是一种许诺,即苏联政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过是一些较好经济状况的追求者,因而将让他们自谋出路。赫尔利后来对整个中国内部分裂问题的处理,即受这次谈话的影响。他相信,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就会接受加入统一的国民政府的建议。他强烈地感受到,在他开始执行使命前,已经取得了一项重大胜利,他感到最大的障碍已经消除,到中国后,一切将会一帆风顺。

莫洛托夫反映的当然是斯大林的本意,这一背信弃义的举动使中苏两个“兄弟”巨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介蒂难消,甚至延续到那位大元帅默认了自己的错误之后很多年。

9月的山城重庆,暑气依然咄咄逼人。蒋介石住在绿树掩映的林园山洞还觉得燥热得很。得知罗斯福要派一位特使到重庆,蒋介石已经有好几天睡不着觉了。对于这位特使,蒋介石不甚了了,就连呆在美国的孔祥熙也没有给他介绍多少有用的情况,他担心,如

果新的特使和史迪威是一路货色，那就不好办了，总不可能再请美国人派一位特使来。他特意派了善解人意的中将参军兼国防研究室副主任杜建时负责招待工作，叮嘱说：“你的任务就是务使特使先生心情舒畅，少说多做，发现什么问题，随时向我报告。”

9月6日，赫尔利、纳尔逊以及随员美国陆军骑兵上校麦克纳利等人到达重庆，杜建时殷勤地把他们安排在重庆两路口军政部招待所下榻。当晚，赫尔利、纳尔逊召来史迪威、美国驻华大使高恩，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决定第二天由高恩陪同赫尔利、纳尔逊对蒋介石首次拜访，而史迪威，因为和蒋介石矛盾太深，赫尔利委婉地要他不去。

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上午9点半，蒋介石在约见赫尔利等人之前，却首先在官邸单独约见了史迪威。史迪威是个纯粹的军人，他不知道蒋介石的用意何在：“为什么我一人在他们之前去见他？是为了消除积怨吗？”蒋介石告诉史迪威：“以前，您的工作百分之百是军事性质的；现在，作为中国军队的司令，您的工作百分之六十是军事性质的，百分之四十是政治性质的。如果您使用共产党军队，他们就得承认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我愿意时常给您出主意，我相信您。”这番话简直让史迪威如坠云雾之中，似乎蒋介石已经愿意把中美军队的指挥大权交给他，他成了蒋介石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不可能，与蒋介石打交道几年，使他对这位委员长有了深层的认识。“他的地位是靠玩弄政治阴谋家的极端投机取巧和顽强而机敏的经纪人的技巧而建立的；他约见我不过是在会见特使之前，试图创造一个良好一些的会见环境罢了。”

11时，赫尔利一行三人应约前往拜访蒋介石。很有几分绅士风度的宋子文早立在台阶上笑吟吟地迎候着。彼此寒暄一番之后，宋子文领着三位客人进了蒋介石的会客厅。蒋介石照例穿着他喜欢的黑色长袍满脸笑容地向客人伸过手来。按理，现在是战时，作为三军统帅的蒋介石应该是一身戎装才合时宜。或许，他想把战争